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一百七至
九下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錄監生臣朱堦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

健者則雄張閭里

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

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口故臨
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

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

先行刑而肆情後聞奏也

剛烈成其不撓之威

撓屈也前書甯成為濟南都尉而邳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

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驩

違衆用已表

其難測之智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

能測其用意深淺也

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

勝言

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

故乃積骸滿甯漂血十

里

甯阬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部戶

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

相枕籍死又王溫舒為河內太守致溫舒有虎冠之吏捕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

王溫舒為中尉窮案姦猾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

伯之名豈虛也哉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

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

壯也

前書濟南閹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邳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閹氏首惡郡中路不拾

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疏庭下受辭責以殺婢

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劉放曰注疏庭下案本傳

疏當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

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

爾雅曰兩婿相謂曰婭

至使陽球磔

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

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

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

海賊乃悉收繫劇獄

劇縣之獄

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

姓水丘名岑也

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

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

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

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

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

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

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筭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

謝承書曰

勅令詣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

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枹擊鼓杖也音孚其字從

木也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

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

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

興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

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諸本此下

有說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

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

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筍

蒼頡篇曰餽餽也說文曰餌餅也筍竹器也

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筍

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

等

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

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

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

轉軹長

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

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

申不害韓非之法也

善惡立

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

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勤力子

寧見乳虎穴

乳產也猛獸產

乳護其子則博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

不入冀府寺

冀天水縣也

大笑

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

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

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

吏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

宣帝時博士
嚴彭祖也

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

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

平陽

縣屬東郡故城
今魏州莘縣也

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

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

延謁綱綱帶文劔被羽衣

緝鳥羽以為衣也前書樂
大為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

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劔斬綱伏兵亦悉

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

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

而據營陵城

營陵縣屬北海郡也

章聞即

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

○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

曰二千石

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

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

不宜去郡也

章按劔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

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

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

博平

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也

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

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

辭案猶今案牘也

為州內

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

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

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

劉

攷曰案塹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為垣牆塹為坑塹也

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

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

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為廷

也掾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

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

悉誰載橐入城者

悉猶知也

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

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

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

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

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

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

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

戚跼躄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

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劔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

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

貫赦也音市夜反

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

慘虐也

數為有

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

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

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

御史糾察百官故云典司京輦

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

眦宿怨無不僵仆

僵偃也仆踣也

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

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
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
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

左氏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辭也

按夏陽侯瓌本

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
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
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

浸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

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火小火也

履霜有漸可不懲革

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宜尋呂產專竊

之亂

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

求惟王莽篡逆之禍

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傳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

餘姚今越州縣也

本出孤微居近

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

文法仕郡為決曹

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

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

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

之

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

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

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

悖亂

也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

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

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盜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

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

○劉放曰案文

又多二又字

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

左轉大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

家世大

姓冠蓋球能擊劒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

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

處斷也

常為

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

收繁舉効

之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

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

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

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

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

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徃愆期諸來效若受

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
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
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
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
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
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也

案松覽等皆出於

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

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

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

而位升郎

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

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

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

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

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

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

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

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

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

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

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

侍淳于登袁赦封翊

翊音吐
盍反

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

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

尉段熲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

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

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若罪惡無狀

若汝也

死不滅責乃欲球假借邪萌乃罵曰

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室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

說文曰緘束箇也孔

安國注尚書曰滕絨也

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

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拭淚曰

拭拭也音亡粉反

我曹自可

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鵠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

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

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

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

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

目罪名也

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

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

惴懼也音之瑞反

莫敢自

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

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厚大

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

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

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雜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

世偷薄

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末代也偷苟且也本或作渝渝變也

上下

相蒙

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

德義不足以相

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

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

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

烈威譽誼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

尚書曰如

有一介臣斷斷倚孔安國注云斷斷倚然專一之臣也

故嚴君蚩黃霸之術

前書嚴延

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密人笑卓茂之政

茂傳曰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

之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

前書朱

邑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

袁安未嘗鞠人臧罪

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

曾以臧罪鞠人也

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

而苟免之行興

辟法也音類亦反

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

左傳

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

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

被者人亡而思存

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由一邦以言天下

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

斯人散矣機詐萌作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

殺由仁濟寬非虐

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

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

末暴雖勝

崇本或略

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

以兼人此言酷暴為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略也○劉敞曰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

文多一
本字

後漢書卷一百七

後漢書卷一百七考證

酷吏傳若其揣挫彊勢○揣疑揣

張儉剖曹節之墓○何焯曰以黨錮宦官二傳參考乃
侯覽壽冢非曹節也所當刊正且未葬但可言壞不
得言剖

周紆傳常築塹以自給劉攽曰塹非築所成當作塹○
楊慎丹鉛續錄曰攽本南人不知土塹也字林磚未
燒曰塹埤蒼刑土為方曰塹今之土塹以金為模實

土其中非築而何

陽球傳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何焯校本禹改瑤

後漢書卷一百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之文也

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

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

門之禁鄭玄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閹即刑足也

寺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宮

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

正內路寢也○劉攽曰正文案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

閹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

開閉之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屬也

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

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關涉也中人內人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

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偆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

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

然而有得焉吾死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之後爵之於朝也

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

著庸謂薦鞅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及相如也

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又曰楚客

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

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

前書

曰齊人田生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近卧房之内交錯婦人之

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

李延年

前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

帝數宴後庭或

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

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

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

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

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

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

初宦官悉用閹人

○劉攽曰案自前漢宦官即是閹子何乃言中興乎蓋宦字當作內謂省

內官不用他士也

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

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

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

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

憝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

遂享分土之封

超登宮卿之位

宮卿謂為大長秋也

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

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

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
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
下令不出房闈之間

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

不得不委用刑人

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闈

牖房闈之任也

永巷及掖廷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闈謂之闈

其後孫程定立

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
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
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

公而竟見排斥

謂皇甫嵩蔡邕等並被排也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

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

父族母族妻族也

直情忤意則參夷

五宗

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之親也

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

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劔兮玉珥揚

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
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紆也金金印也苴茅分虎南面

臣人者蓋以十數

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分銅虎符也

府署第館

棊列於都鄙

棊列如棊之布列史記曰往往棊置

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

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

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揚之

州貢金三品和謂卞和也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

差宿有妃嬙嬪御馬杜預注曰妃嬙貴者嬙音牆前書曰初爰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昌言曰為音樂

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狗馬飾雕文土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

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蜀緹厚繒也皆剝割萌黎競恣

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

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敝

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盡也所以

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間隙而起也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

考鉤黨轉相誣染

鉤黨謂李膺杜密等

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

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蹢怨協羣英之執力

九服

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見竇武傳

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

之極乎雖袁紹龔行斐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斐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亂今不知其非也

自曹騰說梁冀竟

立昏弱

謂立桓帝也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尚書曰

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於商也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

然矣

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衆傳

鄭衆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黄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

與音預

中官用

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鄴鄉侯食邑千

五百戶

鄴音七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鄴鄉

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

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

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讎為關內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

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湘州記曰

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

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

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執縣東明月池在其側

邑三

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

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

○劉歆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

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東觀

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安帝時為

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惲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

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
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
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
興渠曰

興姓渠名

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

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閹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
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
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
北鄉侯薨閹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

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鐘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閭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

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
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
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
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
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
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
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
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劒擊景墮車左右

以戟叉其胃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
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
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鈎盾令陳
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
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
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駝陳予趙
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曰以為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為
尚席直事通燈解劒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
走出門欲取劒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劒欲還入門已

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
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
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
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
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懷忠憤戮力協謀遂埽滅
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

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詩大雅也

程

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
容侯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

為西平昌侯

西平昌縣屬平原郡

孟叔為中廬侯

中廬縣屬南郡

李建為

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

史汎為臨沮侯

臨沮縣屬南郡

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

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

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也

陳子為下

雋侯

下雋縣長沙郡音似竟反

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

千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

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

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

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

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

既到國怨恨志懟

懟怨也音直季反

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

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志懟刻瓦為印封還印綬

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

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勲悉徵還京

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

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

劉

攷曰案文少一中字

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

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

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戀反

瞻望車騎

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

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
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
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佺孟叔
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
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
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
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
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

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

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

厚

謙退而厚重也

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

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

人之明又未嘗交動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

其不終

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

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

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閹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

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暲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
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
過遂寢暲奏騰不為纖介常稱暲為能吏時人嗟美之
騰卒養子暲嗣种暲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
曹常侍力焉暲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
故位至太尉暲具袁
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
疾避亂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

河南平陰人

悺音工與反又音綰

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

瑗為中常侍悺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

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

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鴆

毒上下鉗口

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
鉗與鉗古字通用音其炎反

莫有言者帝

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

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

外舍

謂皇后家也

衡對曰單超左官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

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
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官入室
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
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
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
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
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

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愴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愴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

大匠起家塋

○劉攽曰案趙贈將軍雨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

其後四侯轉

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

獨坐言驕貴無偶也

徐臥虎唐

兩墮

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諸本兩或作雨也

皆競起第

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罰眊施於犬馬

眊以羽毛為飾音如

志反

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

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

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

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趙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

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愴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瞋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

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
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
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愴罪惡及其
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
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
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超
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
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傳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内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黄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

伯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

復上音房又反

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

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

生而自為冢為

壽冢

石椁雙闕高廡百尺

廡廊下周屋也

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

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

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

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

御進也

覽遂誣儉為

鈎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

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

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
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
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
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
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
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
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

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
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瑤封都
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
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瑤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
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
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為賽通用賜瑤錢
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
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

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

朱雀闕

何人不知何人也

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

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

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

月餘主名不立

不得書闕主名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

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

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

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

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

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

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

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

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瑤等罪惡所

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

五人而天下理

五臣謂禹稷契
咎陶伯益也

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論語

文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

政

桓思
實后

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

實后傳誅
康及霸

太傅

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

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

撞音

直江

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

恩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

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

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

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

水入宮苑為御水

車馬服玩

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

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

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

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

故獲中興之功

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

近者神祇

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

詩魯頌曰在泮

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

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

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

謂復任用曹節等也昔

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

左傳曰吳伐越獲俘馬以

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人以刀殺之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

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

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

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

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

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
逐李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
今以不忍之恩赦夷

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
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
省臣表婦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
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
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
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輶裂之誅

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亥輶裂以車裂也

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

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

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

相繼為蕃輔受

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

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

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

瑣小也

特蒙恩澤又授

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

荒蔬

鄭玄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

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

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

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

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

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

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

寒不敢

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

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

灾

公羊傳西宮灾何以書記灾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

恤悲愁怨曠所生也

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

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對晉

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

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

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易兌卦象辭

儲君

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

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

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

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

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

之意

楚辭曰圓則九重營度之圓謂天也

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

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壁

郭璞注山海經曰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
聖似土白色音惡

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矯正也拂反穀梁傳曰財盡

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

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

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腕屬也音于字亦作孟上之

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

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

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

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

說苑咎犯諫晉文公

之辭也

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

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

項領膏唇拭舌

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

為用諭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讒毀故也

競欲咀嚼造作飛條

飛條飛書

也陛下同受誹謗至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

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

客之害

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

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

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

首

垂髮謂童子也

歷事二主

謂桓帝靈帝也

勲列獨昭陛下既已式序

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

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

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

多褻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

行費

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劉攽曰注希之案文希當作物

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

萬物稟陰

陽而生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

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

咨謀也

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

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

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

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

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

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疵與疵同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

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

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强云與黨人共

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廢立也

强兄弟所在並皆貪穢

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强强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

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

曰强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

外草自屏謂在

外野草中自殺也

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

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

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
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
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
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
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
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

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

與音預

延熹八

年黜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

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

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

佗

佗音駝

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

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

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

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

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

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

為涼州刺史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

望張恭韓曄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

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

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

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

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

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譖徐奏事獨發覺

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
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
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
年南宮灾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
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
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顧
一顧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
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

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

騶養馬人

號曰中使恐動州郡

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

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

園諧價然後得去

諧謂平論定其價也

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

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

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

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

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

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

繒帛仞積其中

也仞滿

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

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

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

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

永安候臺

永安宮也

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

諫曰

尚姓但名

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

復升臺榭

春秋潛潭巴曰

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蓋因此以誑帝也

明年遂使

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

四列於蒼龍玄武闕

蒼龍東闕
玄武北闕

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

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

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

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
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

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

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

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

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

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
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
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
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

色取禍

夏以妹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劉攽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嬴氏以奢

虐致灾

秦始皇姓也

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

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

商謂商略

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

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
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
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

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

糾邪

謂呂強也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

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

或借譽

貞良先時薦譽

曹騰進邊韶延周等也

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

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

越達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

故能回

惑昏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

音茂瞽亂也

詐利既滋朋

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

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

外而邕下獄也

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

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斯

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

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天機

毛詩曰寺人巷

伯作為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

異歸

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後漢書卷一百八

後漢書卷一百八考證

宦者傳寺人掌女宮之戒○句下依宋本添注十八字
王之正內者五人○何焯校本者字衍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注于周禮則為內宰
○何焯曰月令呂不韋作故鄭注云於周則為內宰
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選注中尚無禮字

其能者則勃貂○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鞞因齊寺人貂
而訛不知貂即刁也

孫程傳立平原王德○何焯校本德當作翼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

臣世駿

按日知錄曰蔡邕

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衛尉卒何焯校本曰趙字衍

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魏志嵩少子德

張讓傳黜為關中侯○何焯校本中改內

後漢書卷一百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宋宣城太守范煜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

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

綴漏逸

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先是四方學士多

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
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
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
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
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

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戚也戚鉞

也舞者所執

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

於危反它音以支反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

子始冠通天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所常服也

衣日

月

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

備法物之駕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

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駉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駉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

盛清道之儀

漢官

儀曰清道以旄頭為前驅也

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

雲物

解見明紀

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

聽者蓋億萬計

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

也 圍繞

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

能以受其業

○劉攽曰案文此受當作授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

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

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

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石渠見章紀

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即白虎通義是

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

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

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

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

禮記曰凡

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

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

詩小雅曰鞠為茂草注云鞠窮也

牧兒莧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

宇

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

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

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

常

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

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

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

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

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

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凡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

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

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

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

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

滕亦滕也音徒

恒反說文曰滕囊也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

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

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

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

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

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

前書寬字子襄

丁寬授田王孫王孫

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

前書讎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

延壽

前書延壽名贛

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

前書直字長翁

傳易

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

前書橫作璜字平仲

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

將母

姓也母讀曰無

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

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

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

梁孝

王之胤也少習容禮

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以容為禮官大夫

平帝

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

劉向別錄

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

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輅蚩尤居前風伯
進埽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王

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

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詩小雅瓠葉
詩序曰刺幽

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首魚
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
以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為節也 每有行

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

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

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

郡國志河南
郡有負犢山建武

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駘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

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
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
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
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傳

洼丹字子玉

風俗通
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

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
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

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

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

姓鮭陽名鴻也鮭音胡瓦反其字從角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

反

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為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

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
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
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鏘楊子行教授數百
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
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
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

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

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

乞讀曰氣

即尺一出升政

由是顯名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
帝堦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
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
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
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
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

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

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

著於籍錄

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

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前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

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

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

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

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

知其情核也○劉攽曰注受人訴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一在字一外字

世以是為嚴帝怒

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

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

諫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

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

正堂成禮
而後去

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
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
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
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
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
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
農太守

孫期傳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

名勝

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

生

前書字伯和

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

相傳至曾孫歐陽高

高字子陽

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

侯都尉

都尉名

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

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

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

姓都尉名朝

朝

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傳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

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

為長社宰

長社今許州縣也

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

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

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

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

建武五年

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

異迹九年更封夜侯

夜今萊州掖縣

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

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

生守闕為歟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
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
書求代歟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歟學為儒宗八
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歟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
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
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歟命書奏而歟已死獄中

謝承書曰

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

歟掾陳元上書追訟

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錢三千匹子復嗣

復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

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

陳弇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蘄長

續漢

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翔翔

牟長傳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

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

司空弘

宋弘也

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

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

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

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
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
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
祠之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
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
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

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
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傳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者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

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
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

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
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

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
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
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
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
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
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

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
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
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
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
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

肝晚也

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說苑曰伯牙子鼓琴

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墁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

後三遷長陵令永

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

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

察而遇斯患乎

○劉攽曰何謂察察案文謂當作為何故為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為謂多相

也亂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

杜預

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

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

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

防以未冠謁去

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

師事徐州刺史

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

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

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為建新大尹

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

嘗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

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

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

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

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

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攽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駟曰然

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

五六年間號勝文景

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六

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

及後

恣已忘其前之為善

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

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

儻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

算及舟車官賣鹽鐵也

郁儼和之曰

儼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毋儼言儼音士鑒反

如此武帝亦

是狗邪僖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誅責也

且陛下

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

言政教未有過失也

天下所具

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

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

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搆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

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

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周曰大武

大會孔氏

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

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

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

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

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

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

駟以家林筮之

崔篆所作
易林也

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

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

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

○劉攽曰案文此少

一公字

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

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

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

子二十一葉孫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秉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

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為褒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傳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

號泣闕下不絕聲閭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

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

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讞當斷不斷黃

石所戒

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

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

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

書奏倫探知密事徵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

結正其罪也鬼薪取

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

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

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

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

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

頸不易九裂不恨

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

匹夫所執彊於三

軍

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

升高

詩曰出自幽谷升於喬木

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

自從苟肆狷志

狷狂狷也音絹

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

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

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遁逃也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

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
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
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
顯于世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考證

儒林傳詩齊魯韓毛○何焯曰衍一毛字此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矣參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詩三齊魯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

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何焯曰漢承秦故郊祀皆服衿紉至顯宗而革故統冠曰始詳輿服志

本初元年○監本宋本俱作太初臣會汾按質帝無太

初年號明是本字今改正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臣世駿按趙明誠金石

錄云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

孫期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何焯校本京氏上疑當有孟氏二字

尹敏傳其中多近鄙別字○何焯曰如以劉為卯金刀以泉貨為白水真人皆別字之徵也

周防傳父揚少孤微○周勰傳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
孫恂六世知名則揚亦嘗顯名史略之耳

孔僖傳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臣良襄

按此毛字亦疑

衍文安國未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謠

作六代之樂○何焯曰按前書秦時惟餘韶武安得經
新莽之亂尚備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夸飾也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考證